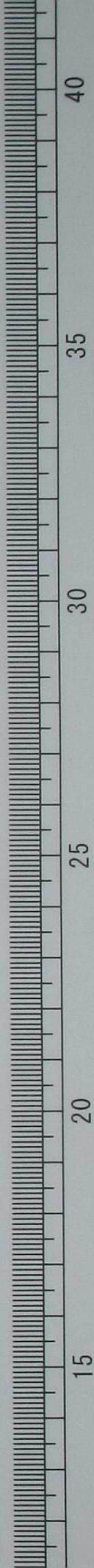


徐幹中論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3



文庫 11  
D 33

徐幹中論序

予以荀卿子孟軻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皆以姓名自書猶在於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世樂賢者寡同時之人不早記錄豈况徐子中論之書不以姓名為目乎恐



折田泉文庫

010190550554

黃德宛刊

歷久遠名或不傳故不量其才喟然感  
嘆先目其德以發其姓名述其雅好不  
刊之行屬之篇首以為之序其辭曰世  
有雅達君子者姓徐名幹字偉長北海  
劇人也其先業以清亮臧否為家世濟  
其美不隕其德至君之身十世矣君含

元休清明之氣特造化英哲之性放口  
而言則樂誦九德之文通耳而識則教  
不再告未志乎學蓋已誦文數十萬言  
美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忘食下帷專  
思以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  
能未至弱冠學五經悉載於口博覽傳

記言則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時靈帝之末年也。國典隳廢，冠族子弟結黨權門，交援求名，競相尚爵號。君病俗迷昏，遂閉戶自守，不與之聲，以六籍娛心而已。君子之達也，學無常師，有一業勝己者，便從學焉。必盡其所知，而後釋之。有一

言之美，不令過耳。必心識之，志在總衆言之長，統道德之微，恥一物之不知，愧一藝之不克。故日夜疊疊，晷不暇食，夕不解衣。晝則研精經緯，夜則歷觀列宿。考混元於未形，補聖德之室缺，誕長慮於無窮。旌微言之將墜，何暇謹小學治。

浮名與俗士相彌縫哉。故浮淺冥識之  
人適解驅使榮利。豈知大道之根。然其  
餘以疏略為太簡。曾無憂樂。徒以為習  
書之儒。不足為上。欣之者眾。辨之者寡。  
故令君州閭之稱。不早彰徹。然秉正獨  
立志有所存。俗之毀譽。有如浮雲。若有

覺而還反者。則以道進之。忘其前之謗  
已也。其犯而不校。下學而上達。皆此之  
類也。于時董卓作亂。幼主西遷。奸雄滿  
野。天下無主。聖人之道息。邪偽之事興。  
營利之士得譽。守貞之賢不彰。故令君  
譽聞不振於華夏。玉帛安車不至於門。

中論  
考其德行文藝實帝王之佐也道之不  
行豈不惜哉君避地海表自歸舊都州  
郡牧守禮命跣跣連武歆致之君以為  
縱橫之世乃先聖之所厄困也豈况吾  
徒哉有譏孟軻不度其量擬聖行道傳  
食諸侯深美顏淵荀卿之行故絕迹山

谷幽居研幾用思深妙以發疾疢潛伏  
延年會上公撥亂正踞始闢遂力疾應  
命從戎征行歷載五六疾稍沉篤不堪  
王事潛身窮巷願志保真淡泊無為惟  
存正道環堵之墻以庇妻子并日而食  
不以為戚養浩然之氣習羨門之術時

人或有聞其如此而往觀之或有頗識  
其真而從之者君無不容而見之厲以  
聲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論知可以道長  
者則微而誘之令益者不自覺而大化  
陰行其所匡濟亦已多矣君之交也則  
不以其短各取其長而善之取故少顯

盡己之交亦無孜孜和愛之好統聖人  
中和之業蹈賢哲守度之行淵默難測  
誠寶偉之器也君之性常欲損世之有  
餘益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文竝時  
而作曾無闡弘大義敷散道教上求聖  
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

銘贊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篇其所甄  
紀邁君昔志蓋百之一也文義未究年  
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厲疾  
大命殞頽豈不痛哉余數侍坐觀君之  
言常怖薦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則自  
頽才志不如之遠矣耳然宗之仰之以  
為師表自君之亡有子貢山梁之行故  
追述其事龕舉其顯露易知之數沈冥  
幽微深奧廣遠者遺之精通君子將自  
贊明之也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  
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  
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  
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  
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  
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

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為行體道不耽在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

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

之。遂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  
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  
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  
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  
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  
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  
而信之。因校其脫繆而序其大略，蓋所  
以致臣之意云。編校書籍，臣曾輩上

刻徐幹中論序

宋南豐曾氏起于五代絕學之後程學  
未顯之前文章本原六經世稱江漢星  
斗矣。編校館閣羣書取中論二十篇序  
而傳之。何哉。漢自桓靈以後姦雄濁亂  
海內俗儒驚於曲說黨權營利求其究

觀道妙而不汙於世者蓋宜矣。偉長獨  
能恬淡體道，不耽榮祿，逡巡濁世而玄  
就顯晦之節，儼然不汙。曾氏論其書而  
論其世，彼有取爾也。余刪訂青志，繡梓  
竣事。兵憲懷庭秦公謂曰：青郡文獻  
名天下，藝文不下百數十種，未能盡傳。

若管子書、晏子春秋、仲尼之後，羞稱焉。  
之心，雕龍葩藻，勝矣。徐幹中論辭義典  
雅，足傳于後。曾子固所取也。蓋壽諸梓  
以廣其傳。余曰：唯唯，識之而刻于郡之  
資深堂。

嘉靖乙丑冬，青州府知府四明杜思書。

中論

卷上

三

中論目錄

卷上

治學第一

法象第二

脩本第三

虛道第四

貴驗第五

貴言第六

藝紀第七

中論

目錄

五

覈辨第八

智行第九

爵祿第十

卷下

考偽第十一

譴交第十二

曆數第十三

論天壽第十四

務本第十五

審大臣第十六

慎所從第十七

亡國第十八

賞罰第十九

民數第二十

中論目錄終

中論卷之上

治學第一

漢 北海徐幹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



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  
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  
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  
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  
其塗丹雘。夫聽黃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  
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  
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  
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

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狗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  
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  
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  
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  
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  
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  
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  
旣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  
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

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亶亶，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群道也。群道統乎己心，群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

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

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群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 法象第二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

中論 卷上  
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蕭蕭鬼置，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

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

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媿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碁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菹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媿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

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卻犇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大明昭亂蓬罷以旣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

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脩本第三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已或用乎人用乎已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理也先近

其末故功廢而讐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已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衆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已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

中論 卷上 七  
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驟乘，上懸乎冠綬，下繫乎帶珮，晝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母自舍人，猶舍汝，况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矣。夫行異乎言，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錯也。有傷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過在於衰，而

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善攝也。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爲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

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脩德，始乎筭卯，終乎鮪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皆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

之不能善矣。又惡惡之甚也。蓋人有惑而不能知者，善有而思無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易而不可爲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願之也。雖曰吾有術，吾有術，誰信之歟？故懷疾者人不使爲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其簡且易耳。其脩之也，非若採金攻玉之涉歷艱難也。非若求盈司



利之競逐囂煩也。不要而違，不徵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語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爲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爲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絕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

強其所重，以取禍；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或曰：斯道豈信哉？曰：何爲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爲惡而不獲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

中庸  
卷上  
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况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顛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 虛道第四

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

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為己之所難，能到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己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己惡之重矣。既知己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己

况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一本作能遠察天際而不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故視不過垣墻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闕棊。門南旁木也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也。人之耳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

知其高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  
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噐用載銘筵席書  
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  
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群臣曰無謂我  
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  
誦其德爲賦淇澳且曰睿聖凡興國之君求有不然  
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爲  
已旣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  
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

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  
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  
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已之非遂  
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  
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蓋聞舜之在鄉黨也非  
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  
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  
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  
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爲人之所譽而爲人

中所論 卷上 三  
之所謗者未盡爲善之理也。盡爲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脩身，療暑莫如親水，信矣哉。

貴驗第五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

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恒亨，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謗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

中論 卷地  
與君子脩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求已而不求  
諸人非自強也見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  
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  
者故怨人之謂雍然已之謂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  
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  
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  
然者也殷紂爲天子而稱獨夫仲尼爲匹夫而稱素  
王盡此類也故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席  
而追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謨曰相

彼玄鳥止于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情也莫不  
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已之  
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爲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  
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闇乎此  
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  
厲王蒙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皆書名前策著形  
列圖或爲世法或爲世戒可不慎之曾子曰或言予  
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  
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

中論  
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鬼懼恐  
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春令載飛載鳴我  
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夫聞過而不改  
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  
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  
人也鑒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恥其  
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  
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  
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

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  
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已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已  
者須已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  
儕也亦無日矣故儕則縱多友邪則已僻也是以  
君子慎取友也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  
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  
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  
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故  
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棄爾

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貴言第六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良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弟恭，夫敬妻聽，朋友必信，師長

必教，有司日月慮知乎州閭矣。雖庸人則亦循循然與之言，此可也。過此而往則不可也。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瞽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無訟，其如之何。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



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已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微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闔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論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結，放而勿逸，欲

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荀卿先後知之，問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辨者何也？曰：以俗士爲必能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

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於已之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獨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鷄鳥之欺孺子也鷄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踟蹰蹠足而不以爲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有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也固達之蔽者也非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夫俗

士而已矣非惟言也行亦如之得其所則尊榮失其所則賤辱昔倉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爲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爲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爲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爲潔也則不如無潔焉宋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繫之難欲以爲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九道蹈之旣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已以爲往鑒焉

藝紀第七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  
 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  
 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  
 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群  
 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一本作聖人無所不能也藝者所以事成  
 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  
 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  
 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羸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

謂之野若欲為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為  
 君子也故立保民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  
 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  
 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  
 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  
 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  
 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  
 儀美育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  
 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

論  
卷上  
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  
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  
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  
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耻有其服而無其容  
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行故賓王之  
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  
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

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  
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  
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  
宴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  
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  
之飾也通乎群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群藝之  
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  
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

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群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覈辯第八

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爲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爲言，別也。爲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論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其願，而與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

中論 卷上 二五  
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不辯者焉君子之辯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哉人心之於是非也如口於味也口者非以已之調膳則獨美而與人調之則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己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鴟之好鳴鐘磬之喧譁哉故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爲辯絞急以爲知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

人以爲美豈不哀哉夫利口之所以得行乎世也蓋有由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謀謀如也夫類族辯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折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智行第九

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為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者也聖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伏羲作八卦文王增其辭斯皆窮神知化豈徒特行善而已乎易離象稱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且大人聖人也其餘象皆稱君子蓋君子通於賢者也聰明惟聖人能盡之大才通人有而不能盡也書美唐堯欽明為先驩堯之舉共工四嶽之薦鯀

堯知其行衆尚未知信也若非堯則裔土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子將何從或曰俱謂賢者耳何乃以聖人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行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此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竒顏淵之有盛才

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壘壘之譽爲七十子之冠曾參雖質孝原憲雖體清仲尼未甚嘆也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則可取乎對曰何子之難喻也水能勝火豈一升之水灌一林之火哉柴也愚何嘗自投於井夫君子仁以博愛義以除惡信以立情禮以自節聰以自察明以觀色謀以行權智以辨物豈可無一哉謂夫多少之間耳且管仲背君事雙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

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是故聖人貴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於世矣如愆過多才智少作亂有餘而立功不足仲尼所以避陽貨而誅少正卯也何謂可取乎漢高祖數賴張子房權謀以建帝業四皓雖美行而何益夫倒懸此固不可同日而論矣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



安得乃知爲仁乎。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啓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以不聰獻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墜文武之業。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真，然後悅。夫以召公懷聖之資，而猶若此乎。末業之士，苟失一行，而智略褊短，亦可懼矣。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於權智之

實者也。殷有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脩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者，威而不懾，困而能通，決嫌疑，定疑辨物，居方讓

中論 卷上  
禍於忽杻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爲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謬乎

爵祿第十

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歟曰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世之亂見小人富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

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非以黼黻華乎其身芻豢之適於其口也非以美色悅乎其目鐘鼓之樂乎其耳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明王在上序爵班祿而不以逮也君子以爲至羞何賤之有乎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子非無此服也。而民弗美也。位亦如之。昔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聖德昭聞。王勛弘大。成王封以少昊之墟。地方七百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備物。典策官司。彝器龍旗九旒。祀帝於郊。太公亮。武王克商。寧亂王封之。爽鳩氏之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

於穆陵。比至於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世祚太師。撫寧東夏。當此之時。孰謂富貴不為榮寵者乎。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然則富貴美惡存乎其世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爲聖人之大寶曰位。位也者。立德之機。運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

正焉六合之內各竟其願其爲大寶不亦宜乎故聖  
人以無勢位爲窮百工以無器用爲困困則其資亡  
窮則其道廢故孔子栖栖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  
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夫  
登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矣順風而振鐸則其所  
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鐸聲之益遠也所託者然  
也况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故舜爲匹夫猶  
民也及其受終於文祖稱曰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  
白環周公之爲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負斧  
戣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  
不高則化不博易曰豐亨無咎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身尊居高之謂也斯事也聖人之所務也雖然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  
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  
契伯益伊尹傳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井耕仲弓  
不得者也故良農不患壇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  
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  
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感靡所騁傷道之

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

凡

中論卷之下

漢 北海徐幹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考偽第十一

仲尼之没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  
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  
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  
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  
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

以偽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惛惛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夭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遺之者不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詩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爲名者之異乎

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特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癸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諉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

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適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誦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僞成，紛紛擾擾，馳騫不已。其流于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以

論  
卷下  
三  
為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  
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  
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  
義其書為盜邾廢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  
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  
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  
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  
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  
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為

已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為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  
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為少然而不盜不已聖人之  
善惡也必權輕重數衆寡以定之夫為名者使真偽  
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  
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  
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人之  
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偽名者之亂  
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  
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



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沒世而名不稱，又疾僞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吁。

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爲而自成者也。若強爲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僞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爲善，不知僞善者爲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僻爲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固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爲聞，不顯爲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明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

中論 卷下 五  
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庸人之未稱哉

謹交第十二

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將以自求乎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禮訓之以六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使民勞而不至於困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脩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

爲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戒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傳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警其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廢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

卽安正歲使有司令於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備  
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刑由此觀之不  
務交游者非政之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違也且先  
王之教官旣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  
游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  
游興矣問者曰吾子著書稱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  
今稱交非古也然則古之君子無賢交歟曰異哉子  
之不通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於空室之中雖  
魑魅魍魎將不吾覩而况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  
謂交游之實而難其名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  
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於其實而無譏其  
名吾稱古之不交游者不謂嚮屋漏而居也今之好  
交游者非謂長沐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  
之聞則奉贄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  
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農事之隙  
奉贄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亦然則何爲  
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交業遊遠邦曠年歲  
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

交也。衆古之交也。爲求賢。今之交也。爲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脩版。圖奉聖王之法治。禮義之中。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毋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安之。則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族。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後諸園土。凡民出入行止。會聚飲食。皆有其節。不得怠荒。以妨生務。以麗罪罰。然則安有群行方外而

專治交游者乎。是故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比有長。五比爲閭。使之相憂。閭有胥。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族有師。五族爲黨。使之相救。黨有正。五黨爲州。使之相調。州有長。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鄉有大夫。必有聰明慈惠之人。使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州。黨。族。閭。比之群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之民。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大夫。察其衆寡。凡民之有德行道藝者。比以告閭。閭以告族。族以告黨。黨以告州。州以告鄉。鄉以告民。有罪

奇衰者比以告亦如之有善而不以告謂之蔽賢蔽賢有罰有惡而不以告謂之黨逆黨逆亦有罰故民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於人也故無交游之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得咸相率以正道

相厲以誠慤姦說不興邪陂自息矣世之衰矣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閭閻多助者爲賢才寡助者爲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爲也知名譽可以虛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脩道藝不滄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迭爲表裏檣杙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旣獲者賢已而遂往

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  
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  
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殷  
殷云云。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  
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  
卒。傳聞炬火。夜行闔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  
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  
不遑省也。詳察其爲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  
徒營己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

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爲之師而無以教。弟  
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  
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然  
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  
者不知耻。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且夫交游者  
出也。或身歿於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煢獨之  
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  
而亡命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然故四  
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况無君命而自爲

之者乎。以此論之。則交游乎外。久而不歸者。非仁人之情也。

### 曆數第十三

昔者聖王之造曆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筭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曆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

方物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躡。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涵淫。廢時亂日。湯武革命。始作曆明時。敬順天數。故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分至啟閉之日。人君親登觀。

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爲備者也。故周德旣衰，百度墮替而曆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春秋譏之。其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後，戰國構兵，更相吞滅，專以爭強，攻取爲務，是以曆數廢而莫脩，浸用乖繆。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

法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爲歲首，曆用顛瑣。孝武皇帝恢復王度，率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數之士，使議定漢曆。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然後分至，啟閉不失其節，弦望晦朔可得而驗。成哀之間，劉歆用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曆，比之衆家最爲備悉。至孝章皇帝，年曆踈濶，不及天時，及更用四分曆舊法，元起庚辰，至靈帝，四分曆猶復後天。半日於是會稽都尉劉洪更造乾象曆，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於今爲密。會官車宴駕京師，大亂事



不施行惜哉。上觀前化，下迄於今，帝王興作，未有奉  
贊天時以經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因  
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不在，分至啓  
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慢也。夫曆數者，聖人之所  
以測靈耀之賾，而窮玄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  
能致思焉。今靡論數家舊法，綴之於篇，庶爲後之達  
者存損益之數云耳。

天壽第十四

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而比干子胥身陷大禍，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  
人耶。故司空頴川荀爽論之，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  
朽，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歿  
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  
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  
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  
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  
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  
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

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比干子胥皆重義輕死者也以其所輕獲其所重求仁得仁可謂慶矣槌鐘擊磬所以發其聲也煮鬯燒薰所以揚其芬也賢者之窮厄戮辱此槌擊之意也其死亡陷溺此燒煮之類也比海孫翺以為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若曰積善不得報行仁者凶則愚惑之民將走千惡一作移其性以反天常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身體

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老之至也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冒厄危戮以徇其名則曾參不為也子胥違君而適讐國以雪其耻與父報讐悖人臣之禮長畔弑之原又不深見二主之異量至於懸首不化斯乃凶之大者何慶之為幹以為二論皆非其理也故作辨夭壽云幹聞先民稱所惡於知者為鑿也不其然乎是以君子之為論也必原事類之宜而循理焉故曰說成而不可間也義立而不可亂也若無二難者苟既違本而死又不以其實夫聖人之言廣矣大

矣。變化云爲固不可以一槩齊也。今將妄擬其目以明其非。夫壽有二。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荀氏以死而不朽爲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寔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

乃雍。不敢荒寧。嘉靖。頌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而宋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難艱。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三四年者。周公不知天壽之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同於聲聞。是以達人必參之也。孫氏專以王教之義也。惡愚惑之民。將及天常。孔子何故曰有殺身

中論 卷下  
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欲使知去食而必死也。昔者仲尼乃欲民不仁不信乎。夫聖人之教乃爲明允君子豈徒爲愚惑之民哉。愚惑之民威以斧鉞之戮懲以刀墨之刑遷之他邑而流於裔土猶或不悛况以言乎。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然則荀孫之義皆失其情亦可知也。昔者帝嚳已前尚矣。唐虞三代厥事可得略乎。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爲少矣。考其年壽不爲夭矣。斯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

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夭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鈞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天道迂濶闇昧難明。聖人取大略以爲成法亦安能委曲不失毫芒無差跌乎。且夫信無過於四時而春或不華夏或墮霜秋或雨雪冬或無冰豈復以爲難哉。所謂禍者已欲違之而反觸之者也。比干子胥已知其必然而樂爲焉。天何罪焉。天雖欲福仁人一作人亦不能以手臂引人而亡之。非所謂無慶也。荀令以此設難而解以槌擊燒薰於事無施

孫氏譏比干子胥亦非其理也。殷有三仁，比干居一。何必啓手然後為德？子胥雖有讐君之過，猶有觀心知仁，懸首不化，固臣之節也。且夫賢人之道者，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或見危而授命，或望善而遐舉，或被髮而狂歌，或三黜而不去，或辭聘而山棲，或忍辱而俯就，豈得責以聖人也哉？於戲通節之士，實關斯事，其審之云耳。

務本第十五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其近物而闇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詳於小事而察於近物者，謂耳聽乎絲竹歌謠之和，目視乎瑯琊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巧，體驚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為也。是故能為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面之尊，秉生殺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也。而加以

勝人之能懷是已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之敢規也而况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不見也謗聲若雷而不聞也豈不甚矣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者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爲仁足以覆幬群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變應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姦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諄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興廢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夫人君非無治爲也失所先後故也道有本末事有輕重聖人之異乎人者無他焉蓋如此而已矣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倚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下及昭公亦善有容儀之習以亟其朝晉也自郊勞至於贈賄禮

無違者然而不恤國政政在大夫弗能取也子家羈  
賢而不能用也奸大國之明禁凌虐小國利人之難  
而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其他思莫在於公不圖  
其終卒有出奔之禍春秋書而絕之曰公孫於齊次  
於陽州故春秋外傳曰國君者服寵以爲美安民以  
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又詩陳文王之德曰  
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政應和曰貊

照監四方曰明施勸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  
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  
曰文如此則爲九德之美何技藝之尚哉今使人君  
視如離婁聰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書如史籀  
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  
有司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  
之職矣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何則小器  
弗能兼容治亂既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好也昔路  
豐舒晉知其亡也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賢而以不仁

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倫者，適足以距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審大臣第十六

帝者昧且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群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其職，百僚

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大臣者治萬邦之重器也，不可以衆譽著也。人主所宜親察也。衆譽者可以聞斯人而已。故堯之聞舜也，以衆譽及其任之者，則以心之所自見。又有不因衆譽而獲大賢，其文王乎？畋於渭水邊，道遇姜太公，皤然皓首，方秉竿而釣。文王召而與之言，則帝王之佐也。乃載之歸，以爲太師。姜太公當此時，貧且賤矣。年又老矣，非有貴顯之舉也。其言誠當乎賢君之



心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文王之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霍然若開霧而觀天。斯豈假之於衆人哉。非惟聖然也。霸者亦有之。昔齊桓公夙出。甯戚方爲旅人。宿乎大車之下。擊牛角而歌。歌聲悲激。其辭有疾於世。桓公知其非常人也。召而與之言。乃立功之士也。於是舉而用之。使知國政。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己心。而徒因衆譽也。用人而因衆譽焉。斯不欲爲治也。將以爲名也。然則見之不自知。而以衆譽爲驗也。此所謂效衆譽也。非所謂效得賢能也。苟

衆譽爲賢能。則伯鯨無羽山之難。而唐虞無九載之費矣。聖人知衆譽之或是或非。故其用人也。則亦或因或獨。不以一驗爲也。况乎舉非四嶽也。世非有唐虞也。大道寢矣。邪說行矣。臣已詐矣。民已惑矣。非有獨見之明。專任衆人之譽。不以己察。不以事考。亦何由獲大賢哉。且大賢在陋巷也。固非流俗之所識也。何則。大賢爲行也。哀然不自。儻然若無能。不與時爭是非。不與俗辯曲直。不矜名。不辭謗。不求譽。其味至淡。其觀至拙。夫如是。則何以異乎人哉。其異乎人

者謂心統乎群理而不繆智周乎萬物而不過變故  
暴至而不惑真偽叢萃而不迷故其得志則邦家治  
以和社稷安以固兆民受其慶群生賴其澤八極之  
內同爲一斯誠非流俗之所豫知也不然安得赫赫  
之譽哉其赫赫之譽者皆形乎流俗之觀而曲回乎  
流俗之聽也君子固不然矣昔管夷吾嘗三戰而皆  
北人皆謂之無勇與之分財取多人皆謂之不廉不  
死子糾之難人皆謂之背義若時無鮑叔之舉霸君  
之聽休功不立於世盛名不垂於後則長爲賤丈夫

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爲之  
謚曰素鞞羔裘求之無尤黑裘素鞞求之無戾夫以  
聖人之德昭明顯融高宏博厚宜其易知也且猶若  
此而况賢者乎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  
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藪隰  
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  
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叔世之君生  
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  
之譏也而欲與之興天和致時雍遏禍亂弭妖災無

中論 卷下 二十二  
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  
眩股墮哉萬事隳哉此之謂也然則君子不為時俗  
之所稱曰孝悌忠信之稱也則有之矣治國致平之  
稱則未之有也其稱也無以加乎習訓誥之儒也夫  
治國致平之術不兩得其人則不能相通也其人又  
寡矣寡不稱衆將誰使辨之故君子不遇其時則不  
如流俗之士聲名章徹也非徒如此又為流俗之士  
所裁制焉高下之分貴賤之賈一由彼口是以沒齒  
窮年不免於匹夫昔荀卿生乎戰國之際而有處哲

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明撥亂之道然  
而列國之君以為迂濶不達時變終莫之肯用也至  
於遊說之士謂其邪術一作講其邪僻率其徒黨而名震乎  
諸侯所如之國靡不盡禮郊迎擁篲先驅受賞爵為  
上客者不可勝數也故名實之不相當也其所從來  
尚一作久矣何世無之天下有道然後斯物廢矣

慎所從第十七

夫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已而從人故其國治以安  
闇君違人而專已故其國亂以危乃一隅之偏說也

非大道之至論也。凡安危之勢，治亂之分，在乎知所從，不在乎必從人也。人君莫不有從人，然或危而不安者，失所從也。莫不有違人，然或治而不亂者，得所違也。若夫明君之所親任也，皆貞良聰智，其言也皆德義忠信，故從之則安，不從則危。闇君之所親任也，皆佞邪愚惑，其言也皆姦回諂諛，從之安得治，不從之安得亂乎？昔齊桓公從管仲而安，二世從趙高而危。帝舜違四凶而治，殷紂違三仁而亂。故不知所從而好從人，不知所違而好違人，其敗一也。孔子曰：知

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夫言或似是而非，實或似美而敗事，或似順而違道。此三者非至明之君不能察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取七十餘城。莒與卽墨未拔，昭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毅不平，卽墨守者田單縱反，間於燕使宣言曰：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三耳。樂毅與新王有隙，懼誅而不敢歸，外以伐齊爲名，實欲因齊人未附，故且緩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惠王以爲然，使騎劫伐之，大爲田單所破。此則似是而非實者也。燕相子之有寵於王，欲

專國政人爲之言於燕王噲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也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堯與王同行也燕噲從之其國大亂此則似美而敗事者也齊景公欲廢太子陽生而立庶子荼謂大夫陳乞曰吾欲立荼如何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於是立荼此則似順而違道者也且夫言畫施於當時事效在於後日後日遲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今巧者常勝拙者

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也至於闇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已之欲者明君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已之福者故高祖光武能收群策之所長棄群策之所短以得四海之內而立皇帝之號也吳王夫差楚懷王襄棄伍員屈平之良謀收宰嚭上官之諛言以失江漢之地而喪宗廟之主此二帝三王者亦有從人亦有違人然而成敗殊馳興廢異門者見策與不見策耳不知從人甚易而見策甚難夷考其驗斯爲甚矣問曰夫人

莫不好生而惡死好樂而惡憂然觀其舉措也或去  
生而就死或去樂而就憂將好惡與人異乎曰非好  
惡與人異也乃所以求生與求樂者失其道也譬如  
迷者欲南而反北也今略舉一驗以言之昔項羽既  
敗爲漢兵所追乃謂其餘騎曰吾起兵至今八年身  
經七十餘戰所擊者服遂霸天下今而困於此此天  
亡我非戰之罪也斯皆存亡所由欲南反北者也夫  
攻戰王者之末事也非所以取天下也王者之取天  
下也有大本有仁智之謂也仁則萬國懷之智則英

雄歸之御萬國總英雄以臨四海其誰與爭若夫攻  
城必拔野戰必克將帥之事也羽以小人之器闇於  
帝王之教謂取天下一由攻戰矜勇有力詐虐無親  
貪嗇專利功勤不賞有一范增旣不能用又從而疑  
之至今憤氣傷心疽發而死豪傑背叛謀士違離以  
至困窮身爲之虜然猶不知所以失之反嗔目潰圍  
斬將取旗以明非戰之罪何其謬之甚歟高祖數其  
十罪蓋其大略耳若夫纖介之失世所不聞其可數  
哉且亂君之未亡也人不敢諫及其亡也人莫能窮

中論 卷下 二十六  
是以至死而不寤亦何足怪哉

亡國第十八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魏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太叔儀公

子鱣蘧伯玉史鱣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殺魯有子家驪叔孫婁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虢有富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臣世祿之士非遠求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楚春申君亦好賓客敬待豪傑四方竝集食客盈館且聘荀卿置諸蘭陵然齊不益強黃歇遇難不用故

也。夫遠求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爲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爲？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何哉？賢者難知歟，何以遠求之？易知歟，何以不能用也？豈爲寡不足用，欲先益之歟？此又惑之甚也。賢者稱

於人也，非以力也。力者必須多，而知者不待衆也。故王七萬而輔佐六卿也，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脩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旣不能用，及其致也，尚不能言莽之爲人也。內實姦邪，外慕古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脅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



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為繩索，以印佩為鉗鐵也。一作以印綬為鉗鐵也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為辱。故明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然。讐也。豈為我用哉？雖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為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

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賢者口也，知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進，不肖者退，不亦難乎？夫照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善哉言乎！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其次則甯戚如齊，百里奚入秦，范蠡如越，樂毅遊燕。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慎

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獄無放殘仁愛普殷惠  
澤流播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  
之如親戚樂之如填箎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  
決壅導滯水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苟麤穢暴虐馨  
香不登讒邪在側佞媚充朝殺戮不辜刑罰濫害宮  
室崇侈妻妾無度撞鐘舞女淫樂日縱賦稅繁多財  
力匱竭百姓凍餓死莩盈野矜已自得諫者被誅內  
外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也如魍魎臺  
殿也如狴犴采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

如滄滌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錯每無一善彼之惡  
我也如是其冒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  
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媮合立不易方  
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  
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  
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

賞罰第十九

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也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  
罰之道則治不難矣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

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  
 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  
 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天生烝民其性一也  
 刻肌虧體所同惡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  
 存而民不治其身有由然也當賞者不賞當罰者不  
 罰夫當賞者不賞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  
 當罰者不罰則為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  
 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錫爵祿於  
 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

刑罰不敢以怨讐之忿而廢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  
 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  
 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况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踈  
 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踈則所漏者多賞罰不  
 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  
 賞重則民徼律罰重則民無聊一作不聊生故先生明庶  
 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  
 察辭於差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  
 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

論  
三十一  
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爲國也。

民數第二十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旣分。則勛勞者可見。怠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旣均。故民盡其力。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旣

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疚焉。然

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

一作泉

有源。治有本。道

者審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今之爲政者。未知恤已矣。譬由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良農。安所措其疆力乎。是以先王制六卿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隣比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而知矣。如是。致無所竄。罪人斯得。迨及亂君之爲

政也。戶口漏於國，被夫家脫於縣伍，避役者有之。一作通逃者棄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僞端並作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劫，嚴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脩，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中論卷之下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清明日，假朱丞本校于博古堂，石邦哲識。

中論二卷，漢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北海徐幹，偉長，譔有序而無名氏。幹，鄴下七子之一人也。建安之間，疾辭人美麗之文，不能敷散道教，故著中

論辭義典雅當世嘉之按唐志六卷今  
本二卷二十篇宋大理正山陰石邦哲  
手校題識邦哲字熙明再世藏書在治  
二年得之錢塘仇遠氏明年夏五月已  
酉平原陸友友仁父記

中論後

文章自六經而下惟先秦西漢為近古  
其次則及於東漢予鄉得桓氏鹽鐵論  
讀之未嘗不嘆其辭氣之古論議之妙  
至不忍去手繼讀徐氏中論其辭氣論  
議視桓氏無大相遠而予之愛之與鹽

鐵。蓋鹽鐵西漢之父。中論東漢之文也。二書雖幸存於世。然傳錄之艱。人不易見。往歲同年涂君刻鹽鐵論於江陰。俾予識之。近黃華卿氏刻中論畢。亦俾一言。予謂好古之士。世未嘗無。第所恨者。不得悉窺古人之製作。而效法之。

而坊肆所市。率多射利之時文。求如一書。蓋不可得。而今乃有之。豈非學者之幸乎。予也。舊學荒落。獲見古書之行。為之欣躍。而且得綴名其末。其為幸又何如也。華卿名紱。今為吳縣學生。觀是舉。可以知其人矣。

1500

書

弘治壬戌六月之朔前進士姑蘇都穆

48 - 12530



